

炎陵墟市记忆

黄春平

“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这是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诗作《苦热》，描述了酷暑景象和诗人感受。

在炎陵，与夏日一同升温的不仅是天气，还有6万人参与的“炎陵黄桃”线上线大下大市场。大暑时节走进炎陵，正是“炎陵黄桃”开卖季，这里处处是收获的灿烂，步步有黄桃的鲜香……

漫步炎陵的黄桃大市场，不期然就会想到遍布城乡间的各大墟市，上世纪90年代，在酃县（今炎陵县）商业局办公室工作的我，曾参与编辑《酃县商业志》一书，对全县墟市的规模大小及历史演变有过一番梳理，现凭记忆写一些文字，以为历史的记录。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1 源远流长的传统墟市

炎帝神农氏“日中为市，首倡交易”，其陵寝安放地炎陵自然也不落后，“赶场逢墟”之习，相沿成俗。《炎陵志》引《二斋堂丛话》曰：“酃邑（即今炎陵县）多墟。墟者，虚也。商贾交易，朝实暮虚，殆日中为市遗风。”这里的“墟”“市”指的都是农村集市，赶集就是炎陵人常说的逢墟。

受高山阻隔、交通不便或民间风俗影响，炎陵虽然人口稀少，但墟场星罗棋布，三五里一墟，自古享有盛名。直到今日，地名带墟者，比比皆是。炎陵墟场多设在人口相对集中、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大的墟场，跨乡跨县甚至跨地区，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约定成俗，定期开墟交易。古老的墟场一般是矮瓦屋、宽檐廊、木板铺、羊肠街、石板路。而一些山沟里，几十户人家也可成墟，墟无定所，逢无定日。

清乾隆三十年（1765）《酃县志》载：全县农村集市有石子坝、河渡、九都（洞里）、福口、十都、尖井石、水口、梅岗、中村、石鼓、河溪、霍家、甲南、龙爪石、大陵头、同睦等16个。

清同治年间，福口、河溪、龙爪石、大陵头等老墟场消失，槐树、坂溪、天甲、尖石、船形、塘田等新墟场迎客，全县农村集市增至18处。其中固定墟期的有8处，甲南、十都逢农历“一、四、七”日，水口、天坪逢“二、五、八”日，河渡、坂溪、中村、塘田逢“三、六、九”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全县农村固定墟期的墟场增至17处，分别是坂溪、黄沙坨、河渡、十都、九都、水口、下村、龙渣、蒲田、霍家、潘家、天坪、王家渡、三口、塘田、同睦、船形墟。民国后期，战争频仍，生产遭到破坏，民众穷困潦倒，集市贸易萎缩，黄沙坨、九都、龙渣、蒲田、同睦等墟场相继消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农村集市只剩下12处。这时的墟场场地狭小，小商小贩沿铺面檐下架设临时摊位，农民则席地摆摊。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政策变化无常，炎陵农村墟场时关时张，集市交易起伏不定。1956年农村市场放宽管理，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允许农副产品自由上市，城乡物资交流畅通，市场始有生气。“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市场萧条，集市贸易基本中止。1962年，农村集市贸易政策再次放宽，恢复每月9墟制，墟场交易重新活跃。1976年，学习辽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做法，阻拦群众赶集，强行关闭墟场，集市贸易被取缔。

1978年后，农村墟场全部恢复交易，同睦等消失数十年的墟场也得以重建重开，一些马路墟场就近搬迁建设，一批传统老旧墟场得到拓宽改造，集市贸易快速发展。目前，全县10个乡镇有21个墟场，按农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错日定期交易。与郴州资兴接壤的船形乡，乡域面积10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一万，今有3个墟场，成为炎陵乡镇墟场数量之最。

2 颇有渊源的三大墟场

河渡、水口、鹿原是炎陵东、南、西三个区域性中心集镇，也是炎陵交通发达、人口密集、经济相对活跃的地域，集市贸易历来兴旺。

炎陵“东大门”河渡镇，处沅水河畔，与井冈山接壤，境内盛产木材、茶油、茶叶、瓷器。河渡墟为镇政府治所，湘赣边民集市交易历史悠久。清乾隆至咸丰年间，江西、广东、福建商人先后在此开设金银首饰、国药、布匹百货店，所建万寿宫、南华宫、天后宫是三地商人的行帮会馆，相当于当今驻外地商会的办公场所。因外埠商贾进入，河渡商务一度兴旺。至清末有店铺72家，市场交易十分活跃，是湘赣边界工业品和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市场。

河渡墟建和命名颇有来历。按河渡籍民俗专家张观怀的记述，当年为河渡墟场命名时，乡亲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墟场在地理位置上有个缺陷，即墟场旁边的河水是由东南向西北流的，北方属土癸，壬癸主水，水主财运。开墟做生意就是图发财，财气跟水跑了，怎么发财呢？最后，听取了一位风水先生建议：一是在墟场西向五里处建一凉亭，亭内供奉财神赵公菩萨一尊，曰赵公亭。同时，在墟场建一赵公庙，立财神菩萨赵公元帅武像，各文招财武守财之意。二是多架桥，拦住北流的财气。三是取个好名字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究竟取个什么名字呢？墟场附近有渡口，乡绅通过商议决定以“渡”为名，即从《诗经·小雅》“河渡流水，朝宗于海”一句中取个“河”字，定名为河渡墟，寓意那流走的财气，是河渡墟生意人盆满钵满后溢出去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河渡墟因店摊仍有75家，从业人员超过百人。1987年，时任株洲市市长周吉太到河渡调研发展湘赣边境贸易，后由市县两级投资15万元，新建了一个占地2794平方米的水泥立柱大棚式农贸市场，墟场人气陡增，临近井冈山、茶陵的商贩和边民也定期到河渡逢墟交易。1990年代，炎陵为促进边贸发展，又在与井冈山接壤的河渡夏馆村新建夏馆墟场，湘赣边民交易更加便利。

水口是株洲市最南端的建制镇，在地理上处炎陵县的中心位置，106国道和水东、水西两公路穿镇而过，历来是炎陵南片的商贸中心。南片地区生产的各类产品、农户自产的竹木、粮油、茶叶、烟叶、药材、香菇、竹笋、土靛等大部分在此交易中转，故有株洲市和炎陵县“南大门”之誉。

有史料记载，水口墟历史悠久，炎陵还未建县这里就有了墟场。但水口墟多灾多难，老墟场曾被一场大火烧了两天两夜，尔后又被洪水彻底冲毁，连墟址也荡然无存。到清朝末年，水口墟商贸再度繁荣，上下两个墟市分别在南北两端建成东西街道，整个墟市形成“回”字形格局，街道宽4米，总长达到500余米，以鹅卵石铺就街面。

民国时期，水口已成为炎陵三大墟场之一。淡季逢墟不下5000人，旺季则多达8000人，除本县农民、商贩外，还有桂东、资兴以及广东、江西的客商。抗日战争中期（1940），水口墟有布匹杂货业27家、药材业2家、染坊1家、油榨坊10家。新中国成立前夕，水口镇镇区仍有商业、饮食服务业经营单位52户，墟场照常开放。1988年，水口建成水泥立柱大棚式农贸市场，集市贸易进入发展快车道。

鹿原镇地处西部冲积平原，位于斜滩水河畔，炎安（安仁）、炎资（资兴）公路穿越其中，是炎帝神农氏的安寝之地，先称康乐乡、炎陵乡、河西乡、王家渡镇。这里种养业发达，盛产稻谷、黄豆、花生、茶叶、鲜鱼、土猪，历史上是炎陵的粮仓、猪圈、鱼塘。炎帝安寝地、开阔平原、水运发达、人口密度大，所以这里的王家渡墟历来商贸繁荣。

一级政府驻地的王家渡墟不像其他乡镇，乡镇名就是墟场名。清乾隆三十年（1765），鹿原即有墟场，名之甲南乡。缘何又叫王家渡墟呢？史料记载，有一支茶陵湖口的王姓人口，清初迁居于斜滩河今鹿原镇地段的一渡口旁。王家居住的地方东接渡口，南连罗刘廖段等姓氏聚居之地，逐渐构屋相连，聚货交易成市，一时为繁华之墟。久之，渡口被叫做“王家渡”，墟市也被后人叫做“王家渡墟”。1990年，当地人觉得“王家渡”这个地名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便将河西乡更名为王家渡镇。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政府部分机关、学校临时迁入附近的炎陵山等地，人口陡增，流资聚长，王家渡商贸繁荣程度远胜于县城。民国二十九年（1940），墟内有布匹店、杂货店（摊）23家、国药店3家、客栈2家、竹木牙行4家。随着公路交通发达和便捷，王家渡区域中心集散市场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交通便利的王家渡墟，依旧是客商的天然驿站、西片物资集散的中心市场。

3 逢墟赶集如同过节

炎陵昔日的墟市很是热闹，墟场上既有商人也有匠人，还有艺人，七十二行各显绝艺；既有物资交易，也有维修服务、餐饮美食，还有文化娱乐，山珍土产琳琅满目，各种服务集聚一墟。

墟日里，农家卖特产、商家卖百货，木匠卖木器、篾匠卖篾器、银匠打首饰、鞋匠忙修鞋、铁匠补炉火通红、印染铺雾气飘飘、棉花铺弹声如琴、缝衣店飞针走线、剃头店人流如织、美食店油香阵阵……这是一道特别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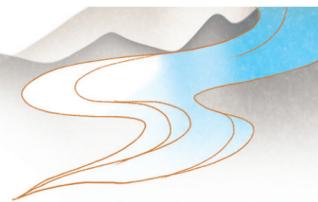
在墟头或是墟尾，还建有戏台，很多戏班子会在逢墟的日子里粉墨登场，吹打弹唱，嬉笑怒骂。“墟水一澄镜，丙照古今来，大地英雄如在目；田家三击壤，寅协家齐国治，坤舆气象自回头。”这是昔日西乡塘田墟场戏台上的一副流传至今的楹联。就是算八字的也会在墟日里凑个热闹，装神弄鬼赚几个小钱。

炎陵老百姓对逢墟赶集看得很重，男女老少不论贫富，都是着最靓的装、穿最好的鞋出行。在这一天，自养的土鸡土鸭、地里的茄子辣椒、山上的香菇木耳、柴灶上的烟熏竹笋、树上的桃梅李果，凡是能交易的主特产，都会被勤劳的农民摆上最显眼的摊位。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派购的生猪也会在墟日由农户送交到国营肉食站。派购的生猪分为三个等级，130斤为达标三等，150斤算二等，超过180斤为一等，等级不同收购价格也不一样。大人们将自养的生猪五花大绑抬送到肉食站，然后就是过秤、定等级。结账后，有的会到摊店里买些糖果挂小孩长草，有的会凭票砍几斤猪肉改善一下生活，有的则是扯几丈时尚布匹为全家老小定做一身过年的衣服。

山里百姓逢墟赶集也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有的农户离墟场路途遥远，来回走个三四十里山路是常事。因此，有的为了逢墟，天没亮就要打着火把，顶着星星月亮出门，冒着晨雾手提扁担，跨过一座又一座大山，绕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踩着坎坎坷坷的小路去逢墟。而归途，有时也要摸黑赶路。

农闲时，逢墟更是老百姓放松自我、交流信息、享受生活的时光。有的会在墟场的小店里，邀几个朋友坐在一起，点几盘小吃，上几两谷烧或是来一壶炎陵水酒，然后聊天叙旧，喝茶饮酒，待到散墟时才醉醺醺地回家。有的则纯粹是趁墟日解解馋，享受一番在家难以吃到的米豆腐、煎米果、糯糍粑、板栗泡的美味，了却一下味蕾里的遗憾。



05

株洲日报

神农城迹

2023年8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杨卓



我与茶陵的情缘

姜满珍

很多年前在乡下工作，单位有一位同事晓兰是茶陵人，老公、儿子在老家。下班后常见她用手机贴在耳朵边一个劲地用茶陵方言和老公打电话，那种思念家人的心情溢于言表，周末她坐大巴回去与家人团聚。那时我也不知道茶陵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她经常将茶陵的美食带来分享给我们吃。她早就开始向往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山之尾”而得名的茶陵，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追随炎帝的足迹享受茶陵的美食，跋涉茶陵的山山水水留下美好的回忆。

调入县城，在我担任文联主席之时，单位有个茶陵小伙子转业被安置在文联，腿勤嘴甜脑瓜子聪明，很受大伙儿喜欢。家在农村的他，从不乱花一分钱，看着地追怀化籍的木科生，没想到居然成功了，夫妇俩琴瑟和鸣，相敬如宾，现在儿子都上小学了。以前在众人眼里貌似不匹配，实则小伙子是个爱读书的青年，工作之余经典名著、大部头的时尚小说等常常一卷在手，经常将军营生活的往事倾诉于笔端。“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他们的爱情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和小伙子相处的几年，我们尝到了茶陵更多品种的美食，浸泡的大蒜子、茶油腐乳、小鱼干……

几个县市区文联聚在一起开会，一个季度轮流去一个地方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会。我们去了茶陵，记忆最深的就是钟声悠扬、香火绵延的云阳山，还有县城开发新建了很多花草摇曳、瓜果飘香的院落，让人心生艳羡。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们几个地方的文联主席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去参加他们县的文艺界会员代表大会，我代表兄弟文联致贺词，那一次接到电话让我兴奋良久，将那个讲话稿酝酿了好久，改了又改，还挑了一套得体的服饰，上身灰色呢子大衣，下身紧口西裤，配上长筒靴子，头发微卷。现在看曾经的相片，想来那时正值青春配服饰、高个子的，鹤立鸡群于众多文友中。“领导”身份初出茅庐的我很是有点紧张，但赢得了掌声雷动，至今见到茶陵的朋友，好几个还记得到那次文化盛宴中的我。后来我们株洲县文艺界也换届，礼尚往来的我也邀请了时任茶陵县文联主席的廖任参加，擅长二胡的他亲自背来了一把二胡，还斜挎了一个印有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青绿色帆布包，婉转嘹亮的二胡声，将两县文艺界的友谊延续得长久。

几年后曾经给予我知遇之恩的一位女领导去了茶陵任职，从电视、报纸等媒体，我时常关注着茶陵的领导夜以继日的工作，让人贸然不敢打扰，也为茶陵日新月异的变化欢呼与鼓舞。

“中华诗词之乡”“中华书法之乡”两个国家级文化品牌的创立，为茶陵融入大湘东文化铸就了底色。近几年省市作协将文学创作基地的牌匾悬挂在峰峦叠翠、云山雾绕、奇石幽洞、飞瀑垂练、五彩缤纷的仙境胜地，让文学元素洋溢在茶陵的自然风光中，让人文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著名作家王跃文、汤素兰前后两位作协主席将文学的种子播撒在炎陵广阔的田野上，寂静的山香里，来自湖南省内外的文化名人纷纷莅临仙境，倾听不一样的红色旧址诉说往日、今日的炎陵故事。

溪水淙淙、白鹭成行、荷花荡漾、鸡鸭成群、烟叶葱葱……我们激情满怀地穿行在一派美丽丰饶的乡村图画中。大家满嘴留香地品尝着茶陵当地特有的美食：南瓜桃桃、黄色李子、酸甜可口的杨梅……聆听着耄耋老人为方便群众坚持27载提供电力设施的故事，还有山下邻居为山上住持年复一年地赠送蔬菜粮食这样让人感动的善举，以及退休干部丁福东多年对炎帝神农氏在茶陵活动情况的研究、呼吁各级部门早日为“刀耕火种尝百草，溯本求源赞神农”的壮举立卷，以让后人世世代代不忘炎帝的恩泽。还有一位退休干部付寿贵，每天专注深情地义务讲解茶陵铁牛，他说希望他百年之后，能有更多有奉献精神的人来传承茶陵千年的文脉。我想，他们的夙愿一定会实现的。



中村老墟场。(资料图)



王家渡老墟场一角。(资料图)



塘田老墟场一角。(资料图)